



刘育新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的哥轻铁童



刘育新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的哥轻铁重

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26844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的哥”童铁柱/刘育新著. —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
2000.2

ISBN 7-200-04034-7

I. 的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1638 号

“的哥”童铁柱

DIGE TONGTIEZHU

刘育新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625 印张 220 000 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 000

ISBN 7-200-04034-7

I·619 定价: 15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刘育新，1939年生，原籍吉林省辽原市，现为北京市琉璃厂某商店经理。五岁学习认字，九岁学写书法，三十九岁学作短篇小说，五十六岁作长篇小说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临界》《古街》《天狼》《“的哥”童铁柱》及中、短篇小说若干。

铁柱琢磨不透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。后来他想：管他干什么的，不像是劫车的，再说大白天，路又不算远，没什么可怕的。

雨顺利比开到了良久。瘦子睁开眼，指点方向，面的开到新建的住宅小區，瘦子说道：“到，你就在这儿等着。”瘦子看了手表，“现在是三点钟，最晚五点钟我何就回来，记好，咱俩不是不散。”说完下车。胖子也跟着跳下车去，两个人进了门楼。

铁柱把一叠纸带听完，在车里等待实在不耐烦，就跳下车去，到街口溜达。看到临街有一个录像厅，买了票进去。录像屏幕不大，声音却不小，放的是外国片。一个坏人和一个警察加上两个密探，抓一个中年人。这个他装了辆车逃跑，但逃不出天罗地网。后来他遇到一个漂亮姑娘，两个人一起逃跑。在一个森林里，他们遇到了狼，中年人随手一枪博命，打死了恶狼，姑娘伏在中年人肩后，两个人长期接吻。台上看者，铁柱想心已爱毕，铁柱闭上眼睛，又睁开，在吻还没有完。铁柱感到呼吸紧迫，于是让心来往外走。走出录像厅时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屏幕。

铁柱能想而又过了一多小时，不见两个人回来，实在后悔没后多看一眼。会心录像。天渐渐黑了，铁柱想不明白，这两个人

作者手迹

内容提要

在川流不息的都市车河中，“面的”曾经陪伴京城百姓度过了十来年的日子，风风火火，实实惠惠，又终于随着经济发展的洪流在车河中销声匿迹。都市的车河依然在奔流，“面的”的故事也依旧在人流中继续，于是，一个有心的作家走进喧嚣，演绎了这部有声有色、情真意切的《“的哥”童铁柱》……

的哥

序言

朋友建议我写写面的，我未置可否。所以不敢贸然答应有如下原因：一是不学无文，恐难胜任；二来对面的知之甚少，无从下笔；三来时间有限。居京近十年，平日很少出门，偶尔寻师访友，看画买书，免不了坐坐面的。在有限的接触中，知道北京的面的师傅十有八九喜欢聊天，只要一上车，便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。从乘车闲聊中，了解到北京的司机直爽热情，且博学多闻。

当代一位作家，以写昔日风云际会政治要人而闻名，连续发表的几部长篇纪实小说，震惊朝野。作品所涉及的内部资料翔实贴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人们知道其人绝无机会接触上层人物，但不知道他何以洞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？人或问之：昔日大人物之事，君何以知之甚详？作家笑而不答。原来这位仁兄写作之前，来京取材，他每日全泡在面的上，与司机闲聊，兜里有小本一个，铅笔半截，边谈边做速记。一天坐二十辆面的，记录几十页。一月下来，打的花费六千元，材料搜



集十大册。回去加工整理，相互佐证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编织结构，敷衍成章。于是惊人之作脱颖而出。

一日，余与作家乘兴饮酒，作家大醉，彼酒后泄漏天机。他说：北京的面的师傅，都是政治家。他又说：北京的面的师傅，个个都是我老师！余闻言受到极大的震撼。如是我闻：当年蒲留仙大师写《聊斋》，于行人大路旁，搭设席棚，备苦茗淡菰，下陈芦衬。见行道者过，必强挚与语，收奇猎异，随人所知。渴则饮以茗，或奉以烟，必令畅谈乃已。偶闻一事，简要记录，归而粉饰，挥霍成文。日积月累，集腋成裘，经二十寒暑，一部旷世杰作《聊斋志异》写成，是书笔法超绝，竟可与左史、龙门相抗衡。

受到当代作家和《聊斋》的启示，我开始有意地接触面的司机。自然，我没有那位作家的雄心壮志，因而不会整日堂而皇之地坐在车里，优哉游哉地与司机攀谈。我只有偶尔外出需要坐车的时候，才利用乘车的机会和司机攀谈。所以，我得到的逸闻并不多，然而却产生了试试写一写面的师傅的动机。

于是有几次我在车上问司机：

假如写一本关于面的的书，您看怎样？

谁写？

我。

你？

对。



能写出来当然好。他们往往漫不经心地说。

有人爱看？

有人爱看——不过……

不过什么？

不过要写得好看一点儿。

这个自然。

我嘴里支吾着，心里毕竟悚然了。我知道，所谓“好看”与否，向来就没有一定的准则，向来因人而异，众说纷纭，千差万别，莫衷一是。众所周知，现在的文坛，热闹之极，纷纷攘攘，五光十色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绝不亚于一个县城的集贸市场。从蜡制的刀枪剑戟八般兵器，到花里胡哨的华丽亵衣内裤；从道貌岸然的面具到腐臭的驴马烂肉，无所不售。拉洋片的紧锣密鼓，大叫“环境抽象化”；卖九连环者，喋喋不休地啰嗦玩弄“解构之解构”；装神弄鬼者，披发仗剑；出卖隐私者，层层脱下衣服。在那些穿着超短裙过“日子”的所谓“名人”中，突然插进一个五大三粗的面的司机，似乎太平凡，太土气了，不一定“好看”，于是我又有些担心是否会受到冷落。

因此，我又将这件事放下，去干别的。

却没想到，随着一声令下，面的已不复存在，我一时感到空落落的，好像突然失去一个老朋友。我想好多热爱怀旧的北京老百姓也会有同感的。面的风风火火，实实惠惠地陪伴北京老百姓度过了十几个春秋，给北京



人带来方便和温馨。北京的老百姓对它还是有着特殊感情的，面的从北京的马路上消失，离我们远去了，和昔日的洋车一样，面的成了历史陈迹，无疑更有一写之必要。

面的师傅，都是极朴实、极平常的人。他(们)每天都生活在这个都市里，生活在我们身边。虽然，他不会半闭着眼睛自作多情地唱通俗歌曲；也没有十七口吃下两个玻璃杯的超人功夫，但他毕竟是一个(个)有血有肉的活人。他不必戴着面具，不必化妆，绝对不会吹嘘“自幼接受家传，六岁时在严父指导下开面的直至而今”(?)……他带着强烈的汽油味向我们走过来。或许丝毫不能冲淡脂粉味和腐肉味，但毕竟会大煞风景，惹人厌。然而，铁柱必定在这个社会存在过，他毕竟终日接触着社会上的三教九流、芸芸众生，他那粗大的双手，洪亮的声音，坚实的脚步，总比那些装腔作势、虚张声势，自作多情、卖弄风情的人们生活要充实得多，厚重得多，这是灯光布景和化妆技术所改变不了的。铁柱和他身边人的生活，远比那些所谓名人有分量，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，是历史的真实，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。我固执地坚持，一切直言不讳的真实，都要比巧妙的故弄玄虚更为可贵。

在某些人的眼里，我的作品恐怕没有当前某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好看，但我也知道还是有人愿意看它的。因为我深信，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中，童铁柱和他朋友的生



活，总比终日在灯红酒绿中过日子的人充实得多，比整天戴着面具表演的人轻松得多，因而也就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于是，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，对她说：我写。

从那天起，我怀着自信，坐在电脑桌前。

在高大的铁柱向我走来的同时，美丽的爱华同时出现在我的脑际，她是一个纯朴善良、勤劳聪慧的姑娘。和所有来京打工的朋友一样，为了生存，她历尽艰辛，终日终年地拼搏。透过爱华，可以看到在来京打工的人中，不缺乏品质闪光的人，不缺乏才华横溢的人，虽然他们的地位低下，被某些人轻视，甚至歧视，但他们在在我心中，却远比某些自命不凡的人高尚得多，沉重得多，由是，在写铁柱的同时，我着力写了爱华，也写了爱华的朋友。

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，虽然有的不免荒唐，但绝非杜撰，因为杜撰出来的故事有失原滋原味，较之生活本身，一切颇费心机的“再现”，都要显得软弱无力，显得大为逊色。我所做的工作，不过是把听来的故事，进行“传移换写”和“经营位置”而已，把几个、几十个面的师傅，集中在一个面的师傅身上，便塑造了铁柱。至于小说里人物的名字，则采取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法：闭上眼睛，无意识地按键盘的按键——我不会盲打——所得到的即是：撞上童铁柱叫童铁柱，撞上鹿爱华叫鹿爱华，全凭偶然，假如在京城三



万五千名面的司机中，碰上一个两个叫什么铁柱的，在上百万打工的女青年中出现几个什么爱华的，那都是纯属偶然的巧合。主人公的名字如此，余者类推。

有位现代派诗人写过很现代的一首诗：

生 活

网……

过于现代派式的表白，却道出了现代人生存的某种尴尬，也给了我某种启示：面的司机铁柱开着他的面的在生活的巨网中穿行，他和他的面的所结构的所有故事，表达着京城普通百姓真实的人生况味，表达着现代社会千变万化的时代韵律。

无论如何，生活是十分美丽的。

以上为序。

刘育新

1999年7月于北京琉璃厂

面的司机铁柱





目录

序 言	(1)
第一章 铁柱进了家门,惊奇地发现屋里坐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	(1)
第二章 爱华说:“我来过北京,这个妹妹是第一次来。”	(10)
第三章 开面的就像搓麻一样,一顺百顺,要是走了背运能活活把人气死。	(22)
第四章 贾画家说:“我是个画家,名气很大,但有时我很孤独,就像梵高。”	(33)
第五章 铁柱摆脱了搓麻,晚上干活既可少输几十,还能多挣几十。	(45)
第六章 爱华真心诚意地说:“如果需要,我愿意长期干下去。”	(54)
第七章 铁柱说:“石家庄我去,我就喜欢跑长途。”	(64)
第八章 爱华想,我是为挣钱才来北京的,但也不是单纯为了挣钱。	(76)
第九章 铁柱自言自语地说:“今年过年没什么意思。”	(86)
第十章 爱华只在家住了八天,就匆匆回到北京。	(97)
第十一章 铁柱陷进了琉璃厂,形势迫使他做了一次交警。	(107)
第十二章 怕这一天又盼这一天,这一天终于来到	



目录

- 了。.....(116)
- 第十三章 那个姑娘对铁柱说：“你看着办，随便拉我到哪儿都行。”.....(126)
- 第十四章 爱华想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，但她有更远大的理想。.....(134)
- 第十五章 小胡子一声不响，后来就掏出手枪来。.....(144)
- 第十六章 虞丽说被爱的滋味特好受，又说好受归好受我才不和他结婚呢！.....(155)
- 第十七章 铁柱自豪地说：“我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？”.....(165)
- 第十八章 爱华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。.....(177)
- 第十九章 铁柱听了作曲家的歌，深受感动地说：“我们大家真不容易！”.....(191)
- 第二十章 吉安接过钱，也不说声谢谢，也不和铁柱道别，一骗腿蹬着自行车走了。.....(201)
- 第二十一章 人感动人，不用多，只要两件事就行。.....(211)
- 第二十二章 爱华选择了万成，是拿铁柱做的样板。.....(221)
- 第二十三章 倒霉的事接踵而至，铁柱忍无可忍，和乘客打了一架.....(231)
- 第二十四章 万成笑着对爱华说：“这车这片房子全



目录

	是我的。”	(241)
第二十五章	铁柱用一把改锥抓获了一伙坏人。	(251)
第二十六章	所有的故事都编完了,梁万成要试婚 了。	(261)
第二十七章	“人是为了受磨难才来到这个世界的, 我的磨难怎么这么多?”	(270)
第二十八章	铁柱把爱华送上火车,送给她一件特 殊的礼物。	(280)
第二十九章	爱华说找对象并不难,找到一个好人 很难。	(289)
第三十章	蒋经理说:“我们伺候别人半辈子,也 该享受一回。”	(298)
第三十一章	爱华从铁柱的眼里看到了喜悦,同时 也有深深的伤感。	(308)
第三十二章	他们谁也不再说话,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。	(318)

的哥

第一章

铁柱进了家门，惊奇地发现屋里坐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

小雪一直下个不停，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把天和地搅得一塌糊涂。风盲目无序地吹过来，肮脏而又寒冷。这样的天气，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有好情绪，何况已经接近下班的时候，不是紧顶岗位，手头工作又不太忙的人，早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匆匆走出办公室，急急忙忙往家奔。人们缩着脖子跑到公共汽车站，忽然明白过来：今天的公共汽车速度要比自行车慢得多。等候挤车的人拥在站点儿上，灰蒙蒙的一片，人们脸色阴沉，不住地错搭着脚。他们的头上、肩背上落满厚厚的一层雪花。

公共汽车有半个钟头没露面了，即使来了，也难以挤上去。

于是有几个人，逃离拥挤的队伍，到路边去截面的去了。

这样的天气，无疑是面的挣钱的好机会。面的司机童铁柱开着黄色的面的，从西三环往东行驶，此刻，他正想着昨天公司开会时的情形。



经理在上边讲注意安全，师兄在下边嘀咕：

“烦死人了！他在上面嘞嘞一个小时，咱们少挣三十块！干咱这行，全指着刮黄风下大雪挣钱呢。”

邹国梁点燃一支烟，嘬了一口问铁柱道：

“喂我说铁柱，你昨天拉了多少钱？”

“二百八。”铁柱小声回答。

“真是个笨蛋！你猜我拉了多少？”邹国梁伸出一个巴掌，缩回大拇指，在铁柱眼前一晃：“四百！一块不少！和平门到六里桥，拉着一个，捎着一个。一趟就收二十块！”

师兄这人心眼多，脸皮厚。按管理局的规定，一车拉两个乘客，每位只能按百分之七十收费，他却收了百分之百。坐车的回家心切，一般是不会计较那些的，他就乘机挣起钱来。今天下了半天小雪，邹国梁更来了精神，这人财太黑。

铁柱不这样，他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

铁柱从西三环南路过莲花池向东行驶。他稳稳地坐在驾驶台前，两眼直视着正前方。街道上乱马人花，细碎的雪花在车窗前纷纷扬扬，街道上车辆拥挤，自行车毫无顾忌地穿插在汽车中间。豪华的轿车狂妄不羁，横冲直闯，大公共旁若无人，视马路为自己独家的跑马场。铁柱黄色的小面，在风雪交加的黄昏里举步维艰。

铁柱眼看着前面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仄仄歪歪，滑向路边，压倒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。铁柱倒吸口凉气，他把车换上一档，减慢车速。为了安全，铁柱打出停运牌子，打算回家。

